

面对面

三问微短剧创作

文艺观察

戏剧振兴进行时

珍惜天下爱戏的好苗子

作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形态之一，微短剧为丰富文化产品供给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带来新的启发。2025年，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大关，国内用户规模近7亿，不少地方把微短剧当成布局数字经济、塑造文化名片的重要项目。而随着视频大模型迭代升级，大批微短剧企业又面临从实景拍摄到数字生成的转型。

微短剧行业正迎来一场深刻“剧变”，从业者怎么看，未来又该怎么办？近日，本报记者对话业内人士。

一问：AI会抢真人短剧的饭碗吗？

记者：更低的制作成本、更快的成片速度，AI(人工智能)内容的集中爆发成为行业的普遍“焦虑”。该如何看待AI技术正在重塑微短剧内容生态？AI淘汰的是什么？

赵晖：AI淘汰的不是从业者，而是品质低、同质化、纯套路化的低端产能。依赖模板复制、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将被替代，有原创能力、审美判断和价值导向的创作者会有优势。

杨科南：一些新的岗位出现了，AI编剧、AI调校师……这是一个新的创作生态，新的内容会生长出来。AI倒逼创作者升级，如果说以前短剧靠“人海战术”，AI则促使我们向“技术+创意”转型。

侯超：是的，微短剧行业正处在从流量狂欢到价值深耕的拐点。用户需求更大了，视听的创作空间也更广了。

记者：2026年春节，真人剧上线量约为AI剧的1/50，总播放量却达到AI剧的25倍。AI短剧和真人短剧各自的发展空间是什么？

侯超：AI进步带来了技术平权，当一键生成华丽画面不再是难事，炫技就不值钱了，真人剧会有更多维度链接观众。

杨科南：真人短剧的情感温度、烟火气，是目前AI短剧无法逾越的壁垒。相比于AI演员“正确”的表演，真人演员会在现场碰撞出有“活人感”的东西。长期来看，AI与真人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，而是差异化的共存。

赵晖：算力成为核心生产要素，但人类的智慧成本不可忽视——缺乏审美会产生数据垃圾。AI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复刻已有的真实，而在于放飞想象，表达心灵的感受。

郭靖宇：无论AI还是真人，归根结底指向我们讲故事的方式。观众需要有创新、有创意的故事。算力和内容相叠加，产业才会实现效率的跃升。

二问：算法总能算出爆款吗？

记者：有创作者感慨“做短剧就像做数学题”。当创作者面对同一个“算法游戏”，那么突出重围的作品到底做对了什么？

杨科南：所有流量密码都会过时，它能绑住流量的下限，但头部作品一定有领先半步的东西。《家里家外》诞生于“不确定”，它并不符合爆款公式。它抓的是情感，为了让爱自然地流动，我们主动

对话人：杨科南(微短剧导演)

侯超(微短剧出品人)

郭靖宇(监制、编剧、导演)

赵晖(中国传媒大学教授)

王璐(本报记者)

删去了很多更“爽”的剧情。是否投入情感去创作，决定了创作的颗粒度。许多短剧用堆砌元素来呈现年代感：贴几张老海报，放几首老歌当背景音乐，而我们是把年代元素融到故事里。《家里家外》播出效果很好，说明这种“反套路”恰恰呼应了短剧观众从“依赖爽感”向“情感共鸣”的深层变化。

郭靖宇：按“数学系”的思路还是按“艺术系”的思路去做短剧，出发点不一样。大的产品体量，会带动创作的整体繁荣。

《狮城山海》和《马背摇篮》都是横屏短剧。我们在打磨剧本上花了更多力气，每一集都要有打动人的点。短剧也没办法“偷懒”，它的单集含量很大，必须把更多信息、情感在有限的时间释放出去。也不要因为“短”就因噎废食，算法能算出的东西看起来很“对”，但不一定“美”。创作必须有个性化的底子。

赵晖：算法精准把控节奏、爽点与用户注意力。爆款公式能提升效率，但造不出经典，算法懂数据，却不懂人心。能稳定出爆款的团队，光有成熟的流程体系、数据分析体系还不够，还要叠加独特的审美表达和长线思维。

记者：若把长剧比作足球比赛，短剧就是射门集锦，戏剧性瞬间被排在了最优级。长剧、短剧，是否拥有各自的内容护城河？

郭靖宇：长剧的故事注重铺陈，短剧创作要沿着一条线一直走下去，放弃大的开合，找到小的切口。在IP系列中，竖屏短剧完全可以成为长剧的补充和衍生。比如我们做《唐朝诡事录》的衍生短剧，一个体系内的主线故事放在长剧中，副线故事放在短剧里。

杨科南：短剧不是长剧的微缩版，也不是网文的简单可视化。我们要去构建一套属于短剧的视听语言、构图逻辑、叙事节奏。拍《家里家外》时，我们专门找成都老家属院、红砖墙、楼梯坡道这类纵向延伸感强的实景，适配16:9画幅。

侯超：短剧精品化是在“快节奏”和“好看”之间找平衡。比如短剧《盛夏芬德拉》，节奏不急促、画面有电影质感，单集也很短，反响很好。短剧市场经得起“慢”，可以用更多时间渲染更细腻的情感，但千万别盲目追求“我要做高级”，结果把叙事节奏搞乱了。

三问：微短剧未来还有哪些可能？

记者：贴合日常的内容、接地气的表达，让微短剧拥有天然的圈粉基因。如今，微短剧在迭代中不断迎来新观众。你们怎么看短剧的观众变化？

侯超：观众的需求变了，以前追求“爽”，现在还要符合逻辑、有韵味，看完还得能哑摸两下。



赵晖：微短剧观众的年龄层在持续拓宽，向着老龄化进阶，青年与都市群体占比明显提升。观众对画面质感、叙事逻辑、人物塑造要求更高，他们会主动选择优质内容。

杨科南：很多我们以为观众不会在意的细节，播出后都会被观众用“显微镜”“放大镜”分析。人们以前谈论看什么，总会以短剧和非短剧来区分，现在是在以作品的类型、品质去区分。微短剧正在经历“去标签”的过程。

记者：从最初的草根娱乐到职业团队推动下的爆发式增长，再到政策引导下的规范化与精品化，只有高质量发展，微短剧行业才能行稳致远。当前微短剧行业发展还有哪些不容忽视的短板？

郭靖宇：缺少能写原创故事的创作者，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依然严重。最近在朋友圈刷屏的短剧《Enemy(敌人)》，讲述的是一段河北唐山的抗战往事，角度、节奏把握得都很好。微短剧给更多年轻人带来成长锻炼和公平竞争的机会，只要有才华，互联网就不会埋没他们。

杨科南：微短剧行业正告别单部爆款投机式的打法，走向IP系列化和厂牌化，优质内容做系列深耕，靠口碑、IP资产去抵御流量波动。但对原创作品而言，版权保护依然比较难，洗稿、抄袭、AI侵权现象比较多。

侯超：现在大量微短剧编剧还在拼段子、抄爆款，有文学底子的太少，复合型的人才太少。未来，微短剧的发展一定会垂直化，专门做细分赛道。微短剧完全可以成为一个“传播手段”，用短剧形式降低专业领域和行业的认知门槛，空间很大。

赵晖：“微短剧+”空间广阔，可以深度融合文旅、非遗、公益、城市宣传等领域。但也要正视微短剧目前面临的产业链短板：部分地方缺少头部原创内容引擎、专业宣发运营、成熟IP孵化与商业变现体系，未来需要从“建场地”转向“强内容、育人才、优生态”。

记者：作为文化出海“新三样”，2025年，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约占全球市场规模近78%。如何看待微短剧出海的潜力？

郭靖宇：过去我们考虑的是作品能不能登上奈飞、迪士尼，现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出海，让作品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。《唐朝诡事录》的海外传播很多就来自爱奇异的海外站。

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透，带着自己的文化特色，带着自己的民族品格，就是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优势。只要写人间真情、世间友爱的，都是国际化表达，都有“审美公约数”。

戏曲人才的培养从来都是“慢功夫”。成长周期长、成才率低，是行业内公认难题。回望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走过的65年，从老一辈留下的《三关点帅》《凤仪亭》《打金枝》，到近20年来我们推出的《傅山进京》《于成龙》《烂柯山下》《上马街》……一部部叫好又叫座的剧目背后，主要支撑始终是“人”。

然而，我们一直都面临着堪忧的队伍结构：在编人员超半数年过半百，年轻演员稀缺。

大约10年前，我们在山西吕梁山区演出，台下是一群看戏的“小光头”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他们是吕梁校校的孩子，为了练功利索，男孩剃光头，女孩剪短发。他们满眼赤诚，像极了当年苦学的我们。出于对孩子的疼惜，我当时脱口而出：“毕业后如果没有好去处，来太原找我。”但4年后兑现承诺，接收这125名基层学员时，我方知艰难。这批学员大多来自偏远山区的困难家庭，有的是留守儿童，连基本的日用品都难以负担。怎么让他们安心扎根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，我们探索了后勤“兜底”的保障办法。

我们在尖草坪区找了一处废弃的上世纪50年代老俱乐部，将其改造为集食宿、排练于一体的培训基地。生活上，我们积极向市里争取，落实每个人生活补贴。同时调配太原全运会闲置的100多套全新被褥——在此之前，很多孩子只能在包装纸箱上铺一层薄垫子睡觉。招收这批孩子，不仅是为他们谋出路，也在为剧种找生机。

戏曲人才的成长，自带“残酷”基因。一些孩子在经历变声期或身体发育后，无法再次站在台前。我们没有“一退了之”，而是为他们规划多元的发展路径：或资助其完成大专学历提升，或由资深师傅“一对一”带教，将其转岗至灯光、音响等幕后岗位……他们端稳了戏曲“这碗饭”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尊严。

让青年才俊脱颖而出，唯有在实践中锤炼。我们精心为青年演员排演了《杨门女将》《三关点帅》《霸王拉马》《打金枝》等近20部大戏，以及《钟馗嫁妹》《盘肠战》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等30余折注重技巧的武戏，打造专属的汇报演出平台，并积极邀请专家点评把脉。更重要的是机制上的破局——为彻底打破以往青年演员长期充当“兵卒官娥”、潜力难以释放的困局，2024年，院里打破原有建制，重新整合，成立了以编骨干为主的实验团和以培训基地学员为主体的青年团。

“新茬子”闯市场起步艰难。孩子们缺乏知名度，单凭自己去基层接商

谢涛

晋剧《水漫金山》

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供图

唱腔到身段，每一个眼神我都认真示范。第一次带装彩排时，看着他们从曾经的配角，成长为在台上独当一面的主演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天下爱戏的好苗子都一样珍贵。只要老辈们有一颗敬畏舞台、热爱艺术的真心，门户之见与剧种界限理当消融。几年前，滇剧青年演员李俞龙夫妇为了学《烂柯山下》，带着鼓师琴师远赴太原。这群年轻人只靠着视频，便跨剧种磨出了成色不错的音乐，而李俞龙本人更是照着视频一帧一帧地“扒”，这份执着让我感动。我给他们讲戏，为了消化吸收，他们几乎整宿不睡，第二天就能呈现出让我惊艳的质感。被这种死磕艺术的精神打动，今年初，我破格将这名跨剧种的男演员正式收入门下。

戏曲人才培养没有捷径。唯有坚守初心、倾尽全力，托举每一份热爱。(作者为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院长，本报记者周人杰采访整理)



何雁谈

土地这么宽广，爱怎会狭隘

——从《万里归途》到《喀什恋歌》

秦海燕



电视剧《喀什恋歌》剧照。

片方供图

“这片土地这么宽广，爱怎么能是狭隘的呢？”在电视剧《喀什恋歌》中，我借女主角夏孜援疆的父母说出这样一句话。回忆编剧20余年，直到近年编导一体，我写过各色人物和故事，不变的是对这片热土的爱，是深入现实的田野调查，是编导出温暖人心的故事。

采访了两三年，我才最终遇到电影《万里归途》的原型，一名普通的翻译。他奔赴万里之外，不开一枪，用沟通和信念上万同胞回家的故事，最终用类型化的叙事手段触达观众。这次创作《喀什恋歌》，编剧团队在剧本阶段也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采访和调研，最终以喀什古城为主场，聚焦3名青年女性的成长。

沪漂返乡青年夏孜是当代都市青年的缩影。她从上海失业返乡，在故乡被亲友温暖，明白了挫折和失败也是生命的馈赠，漫步在喀什的土地上，感叹粮食和杂草一起从空地生长。回到家乡，仿佛充满了电，再次出发。治愈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直面困境、自我觉醒；成长不只是奔赴远方，也是在熟悉的土地上，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。结尾字幕“谨以此片献给再次出发的我们”正有此意。

米娜娃尔是主场景驼铃驿站家的女儿，她热爱舞

蹈，从一个依附者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创造者。莱丽是真善美的代表，作为土陶人家的孩子，她给了土陶这项古老的技艺以新生。

剧中3名女性性格迥异、境遇不同，彼此支撑着深厚的友情。她们在人生低谷时互相帮助，有争执、有误解，却始终以为爱为底色，用女性的细腻与坚韧相互扶持。

在叙事表达上，本剧遵循生活的真实逻辑，以生活流的方式呈现人物成长。剧情源于烟火生活，而非刻意的剧情反转。为将喀什真实的生活细节、浓郁的地域风情、深厚的人文底蕴有机地融入影片中，《喀什恋歌》在拍摄时，经常把虚构的人物和戏剧放入真实的场景中。

我们在真实的巴扎拍摄，临时找来的当地卖鸽人贡献出教科书般极具感染力的表演，现场围观的男女老少开怀大笑。在一个小卖部场景，临时撞见几个塔吉克族青年弹唱歌曲，也成为戏旁的侧影。凡此种种，在影片中随处可见。古城的小孩成为我们镜头中的常客。他们跳着皮筋，随着戏里的3名女主一起奔跑，和男演员一起踢球，妇女们在清晨的朝阳下浇花、洒水。感谢他们，观众可以看到这部剧集除了叙事以外，另一个更加烟火气的宽广维度。

在喀什，唱歌跳舞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实。在这里的烈日下，一切都变得热情奔放。喀什是古老的，更是年轻的，充满了活力。古城、茶楼、街巷，男女老少弹着都塔尔、热瓦普，唱着民歌，且歌且舞的麦西热甫……这一切，都被如实地拍摄在剧集当中。我们也糅合进许多年轻、现代的音乐元素，这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，既有传承，也有创新。

几乎每一个看过《喀什恋歌》的朋友都说——这是他们看过的色彩最浓烈缤纷的剧集。这色彩来自喀什的现实，也来自真诚的创作。在色彩斑斓的喀什古城，3名年轻女性找到了绚丽多彩的自己。创作《喀什恋歌》的初衷，就是想给观众们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拍摄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心灵上也像是度过了一个充实的、悠长的假期。面对那古城的温柔、邻里的烟火、奔放的歌舞、大漠的银河、雪山的日出、高原的草甸，我们都曾泪流满面。愿此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坐标，热烈地拥抱生活，拥抱生命。(作者为电视剧《喀什恋歌》导演)



本版邮箱：ysjb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任姗姗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讲世界都能看懂的中国故事

——巨幕自然电影《马到功成》创作谈

书云



纪录片《马到功成》日前在中国科技馆巨幕影院特别展映，带领观众开启了一段人与马相伴的光影旅程。影片创意的诞生，源于一次个人经历。有年春节，家里聚餐，我提议让大家聊聊自己的生肖，家人却兴致索然。那一刻，我猛然意识到，我们对生肖——这一融入血液的文化图腾，对这些生灵的原始本性、它们与自然的关系、它们支撑起的精神力量，知之甚少。

过去10多年，我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国际合作制作。我决定从自然历史的角度看看，那12种生灵究竟拥有怎样的超级生存本领？

有了想法后，我第一个联系的是老友马克·布朗罗。作为《蓝色星球II》和《冰冻星球II》的总制片人，马克是我最尊重的合作

伙伴之一。当我把“生肖系列”的想法抛给他时，这位电影人十分兴奋。马克告诉我，他很久没听到这样一个自成体系且具备全球价值的创意了。在他看来，当下全球气候变暖，世界正处于某种焦虑中，而我给他介绍的“物我为一、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东方哲思，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与智慧。

如果说野生动物纪录片是“纪录片中的航天飞机”，那么三维巨幕电影则是挺进未知的“宇宙飞船”。这个决定不仅意味着成本的激增，更意味着对视听标准的挑战。最终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科技馆领衔出品，香港赛马会独家公益支持的《马到功成》成为中国第一部巨幕自然电影。我们希望，中国的自然故事能以这样的姿态，与世界优秀的作品比肩而立。

影片拍摄历时3年，横跨6国，每一匹马的拍摄都是一场“硬仗”。我们以8岁内蒙少女珠拉与她的蒙古马“兔来”共同挑战18公里耐力赛的成长故事，串联起亚洲、欧洲、美洲8匹马的生命史。在美国内华达州广袤的荒野，3个摄制组“埋伏”月余，风沙伴随着孤独，只为捕捉到美洲野马捍卫家族

时那份惊心动魄的原始战斗。拍摄普氏野马，无疑是全片制作中最具挑战的部分。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驯服过的马种，它曾在野外彻底灭绝。它的被拯救是全球物种保护的奇迹。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，普氏野马顽强的生命力，凝聚着几代保护者的奉献，是顶级的好故事和影像素材。经过多方协调，促成了摄制组的顺利拍摄。最终，5匹普氏野马重返大自然的故事，不仅成为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影片结尾，更是一个世界都能看懂的中国故事。

太多人喜爱马。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科学与历史博物馆，馆长被片中的震撼视觉深深触动，打破常规安排了500场放映。在法国最古老的万森赛马场，宣传片在巨幕与上百个屏幕上同步播映，全场欢呼。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，60多万民众在浓郁的新春氛围中邂逅了这些奔腾的精灵。

多年前，在创作起心动念时，我曾问自己：这个系列最想带给观众的是什么？在北美首映现场，一家三口美国人围住了我，他们给了我答案。外婆翻出手机里女儿和孙女儿时骑马的照片，眼里满是柔情；小孙女兴奋地对我说，中国内蒙古小骑手珠拉的故事其实也是她的故事。那一刻我感到有了答案：以共通的情感为基石，以精良制作作为桥梁，古老深邃的东方智慧自会跨越山海。凭借影像语言，中国生肖可以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。

对以马为首的“十二生肖电影系列”而言，奔腾才刚刚开始。(作者为《马到功成》总制片人)

左上图为纪录片《马到功成》海报。片方供图